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九回 擾靜功頑石化婦 報仇忿眾惡當關

卻說尊者與鄭老，正講那大戶一件善事，遠來了一人，乃是大戶家僕。元通便問此人：「你家主，鄭叟說他過惡甚多，卻曾行了一善，乃是何事？」僕人道：「若論我家主，侵入田地，奪人家產，過惡真說不盡。只因往年一僧到門，叫他莫絕人後，我主人問僧：『怎叫莫絕人後？』僧說：『老施主，你家僕若無妻室的，當娶與他；若無弟兄的，當使還族。』我主人一時感動，果依僧言，散了三五家僕，止留有弟兄宗族的使喚。後僧復來，甚稱功德。」尊者聽了，合掌稱贊道：「如此善行，不小不小。侵奪損人，尚然昌後，況正人善信陰功，寧有窮際？」尊者與元通贊歎一番，回到鄭老家中。方入靜定，只見元通身體動搖，卻似心意不寧之狀。尊者乃喚了一聲：「元通徒弟！何故把持不定？」元通答道：「弟子方入靜定，恍惚坐中見一婦近前，說：『何故破我姻緣，揭吾身體。』弟子問其根由，他道：『與酒傭漢子邂逅廈中，被你拆散。今夜孤形隻影，荒涼破廈，誰之罪過？』弟子聽了他詞，乃說他是頑廟頑石，怎幻化人形，以迷人性。今復以幻生幻，亂吾靜功，反說誰之罪過。其婦復向弟子說道：『石自石，婦自婦，誰幻生幻？只因僧動傭唄，惹出這段姻緣。你快還我酒傭漢子。』弟子正與他爭講，師父喚醒。不知弟子何故生出這段根因，總是返照未充。師父何以垂教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徒弟何得把持不住？頑石化婦，本吾充滿化緣，以懲惡業，今酒傭業解，石當還石，婦宜還婦。何乃入徒弟將定未定之中，又示出個出幻入幻之境？何不充滿返照，見怪不怪，怪自壞矣。」尊者說畢，乃以手向空一指，說一偈曰：幻自歸幻，空自還空。

原若本來，本來原若。

尊者說罷偈語，與元通安然各自入定。次日出靜，辭別鄭老，望東行去。此時正值春光明媚，物色鮮妍，師徒行在途中，見樹木綠襯紅芳，禽鳥聲相和應。元通向尊者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時光物景，較那酷暑隆寒，人情物理，自是不同。你看往來道路行人，這心舒意暢，從何處發來？」尊者聽得，把手內數珠看了一眼，半字也不答。元通即悟，隨又問道：「師父，暑往寒來，皆是天地自然的氣化，怎麼烈風淫雨，時復變更？」尊者也不答，卻把手內數珠，掛在項上而走。元通道：「弟子了明也！」正走間，只見後有三五個人，急喘喘，氣騰騰，趕道而來。這幾個人哪裡顧甚麼春光，聽甚麼鳥韻，他心裡惟恨路長，又恐怕力倦。且說這幾個人是何人？卻是巫師帶領著幾個徒弟，趨路趕梵志師徒。為何趕他？只為梵志師徒攪擾了這一番，村居人識破了他詐偽，存身不住。又且壇場興建不起，那耳報又不靈。這徒弟幾個向巫師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在這鄉村做壇場一番，卻被過往野道攪擾道法，你既不能報仇，反要投他做弟子。他臨去耳邊咕咕噥噥，又不知與你說甚麼秘密招兒。你安然受冷淡，我徒弟們也甘不得這般寂寞。你拜野道為師，我們便降了一等，卻是他徒弟了。這氣難忍！」巫師道：「汝等意見卻要如何？」徒弟道：「我等意欲尋兩個舊契弟兄，到前途攔阻他去路，結果了他師徒，以報這一番仇恨。」巫師道：「正是。我一時也只得法力不如他，省這口氣，說投入門為弟子，哄他傳法些術。看他臨去，耳邊叫我但遇過往僧道，若是找尋道童徒弟的，看青鸞摩空為記，便與他隨機應變，弄個神通，阻回他去。這等看來，也非出家正道。依你徒弟計較甚好。只是你尋那個舊契弟兄，設何計策，到前路何處地方攔阻，怎個法兒把他們結果？」只見一個徒弟說道：「弟子往日結義相交兩三個弟兄，一個叫做雨裡霧，一個叫做雲裡雨，一個叫做沙裡淘，便是小徒弟也與這三個排個名字，結誓為盟，患難相顧。不料他三個外游，聞說在甚靈通關做些買賣，因此小徒弟投入師父門下。今日師父遇著這樣嘔氣事情，好歹趕上他，傳信我那弟兄，叫攔阻結果了他，與師父出這口氣。」巫師道：「我一向也不知你這些事情。便是你與三個，排行叫做甚名？」徒弟道：「弟子排行，叫做膽裡生。就是同在師父門下這幾個弟兄，都隨著弟子，受不過那野道這一番欺侮。」這說得巫師動了報仇的心腸，同著眾人，從小路抄大道，來趕梵志師徒。到這地方，遇見尊者師徒行路，他急喘喘也不顧道途遠近，氣哼哼只是奮勇前奔。尊者見了，與元通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這幾個人氣餒光景、狀貌情形，我知他皆非心腸中潔白。讓他前行，莫要招惹。」元通領諾，師徒緩步徐行。忽然見一座石橋接路，橋下流水清淺，僧家無纓可濯，有渴可消，乃走近橋上，扶欄觀望。但見：

路接長堤，溪流淺水，往來彼通此達，多少東向西奔。盡是磨磚砌就，白石裝成；真個徒槓利人，徒梁濟道。巧工創就渡頭船，善信洪開方便路。

尊者師徒觀望一番，便坐倚石欄憩息。卻說東行梵志師徒，前走到一個地方，名喚靈通關。這關卻是一山險道，十里高崗。那高崗裡，隱著幾戶人家，都做些不良的買賣，剪徑為生，截路過活。就是巫師徒弟結交的那兩裡霧、雲裡雨、沙裡淘，這三人聚黨成群，專一白日劫商，黑夜截客。一日正在崗子里計較劫人，只見關前幾個人淘淘飛步奔來。兩裡霧看見，對雲裡雨說道：「崗前來人何淘？想到買賣到了。」正要上前捉住，看來乃是膽裡生。見了便問道：「兄弟別來日久，何處安身？聞道你在巨龜港投師行教，卻怎得暇前來？這幾位何人？」膽裡生道：「這是巫師並我師兄師弟。只因前日有幾個過路道眾，道又非道，破了我師壇場，受了他一番磨折，今想著眾位契兄，必能為我報怨，因此遠奔投托。料他必經過此道，所以抄小路而來，急騰騰，哪顧氣喘喘。不知這起道眾可曾過此？」兩裡霧答道：「這道眾還未曾到，只是聞得你巫師有耳報通神，你們也有些法術手段，如何就敵不過他們？」膽裡生把眉蹙著，說：「他們手段法術更高，敵他不過。」兩裡霧道：「莫要怕，我們弟兄便不濟，卻有一個新結義的哥哥，叫做賽新園，他離十里崗五里廟修行，我這位哥哥手段甚高，若喚來，料道眾怎生敵得，便是結果他何難屍膽裡生聽了，便問道：「這哥怎喚做賽新園？」兩裡霧答道：「我這崗頭，有一個大戶，造了一座花園，樓閣花樹，極工甚麗，名喚新園。我這哥偶在園戲耍，園主怪他往來頻擾，閉門不納。他便顯個手段，在崗頭堆了幾塊磚石，插了幾枝花木，吹了一口氣，揮了幾揮手，說著變出一座花園來，地方哪個不去戲耍！便起他名，叫做賽新園。」說畢，才請過巫師，眾弟子相見敘禮，到兩裡霧眾人家裡，燒茶煮飯，釀酒烹肴，大吃大嚼，一心等候梵志師徒。

卻說梵志師徒依居人指路前行。一則辛苦，一則逢春遇景，師徒們登眺行遲。走了兩日，方到這山崗，要過靈通關去。有人傳到兩裡霧家，說：「崗前來了幾個道眾。」膽裡生便惡狠狠起來，叫聲：「師父，你仇人來也。」巫師帶應不應。他因何不應？只因他手段不甚高強，又為日前磕頭謝罪，弱了些氣兒，且許做徒弟，故此同眾徒弟，來便來了，心尚有些怯懦。當時兩裡霧率領三個弟兄走到關前，見梵志們坐在地下石頭上，恰好本智一個在關側淨處出恭、撒溺。雲裡雨瞥見，便使個潑天網罩將下來，把個本智蓋在網裡。才要捆縛縛，哪知本智原是個伶俐道童，雖然被雲裡雨罩住，他卻手段高強，把身子一撐，兩手一扯，網破數窟，走到關前，見本定與本慧各各裝束，要與兩裡霧、沙裡淘廝打。卻便叫道：「師弟，莫要輕敵，這來頭卻大。」梵志道：「徒弟，怎見得來頭大？」本智道：「他會使潑天網兒，徒弟方才撒溺，幾被他溺也撒不成。」本定聽得，向本慧說道：「我們須要在撒溺處防他的潑天網漫空罩下。」本慧笑道：「我不撒溺，任他網來。」師徒正商議間，只見兩裡霧執著大棍喝道：「大膽野道，敢闖此關屍那膽裡生便也喝道：「前日受了你們凶毆，今日卻也到此。早早把行囊卸下，叩首關前，饒你的性命！」梵志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阻擋行客，執棍傷人，豈無王法？」兩裡霧哪裡理睬，掄棍只要打來。好本定，裝束了，也執一根棒，上前抵敵。兩裡霧便問：「來道何人？」本定答道：「你要識何人，聽我講來。」兩裡霧將棍架著棒，道：「你講來，講來。」本定道：「我講，你聽著。」乃講道：

自小生來瀟灑性，年未三旬正當令。
平生好使棒一根，刀槍劍戟都相稱。
爺娘管我莫持凶，師父傳來越添勁。
使出蛟龍不敢侵，打進虎狼誰敢近！

岐岐路裡遇吾師，跟隨出家到東境，
純一庵中救道人，巨電港處饒巫命。
有些道法治強梁，吃得軟來不怕硬。
有齋趁早去烹庖，有鈔獻來說你敬。
若還怠慢我師徒，你這山崗沒趣興，
往來買賣做不成，結伙弟兄都要病。
你今問我甚姓名，半路出家名本定。
本定執棒，也架著兩裡霧棍，說道：「你叫做甚麼姓名，也須通報與我。」兩裡霧便道：「我也有姓名，你聽我道。」乃道：
情性從來我最憨，終朝曲檠口中貪。
曾向蜜淋淋打辣，也曾茅草釀中山；
也曾麻姑謁中聖，也曾香藥造還丹。
陶潛白社愁眉解，樊噲鴻門仗劍談。
腰下金貂須可換，甕邊吏部不須攙。
穆生懷忿辭丹陛，太白酣醺寫黑蠻。
能使英雄生俠氣，從教蹙額解和顏，
相逢不飲空回去，洞口桃花也笑姍。
若問我名並我姓，聖君曾惡不須甘。
蕩著棍兒教你倒，難過崗中第一關。

本定聽了笑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囊包。」兩裡霧道：「且請教你是哪裡人氏，何方鄉語？囊包是罵，是稱？」本定笑道：「我與你異鄉各地，談說不明。只就中華土語，你是飯袋的弟，醉漢的兄。我也不怕你。若不是我出家心性，一口吞的你無影無蹤。」兩裡霧道：「口說無憑，量你吃不下。」本定也微微冷笑道：「包你有憑，吃得下你。」便將棒去直打，關前大鬧一會。兩裡霧漸漸力弱，叫一聲：「雲裡兩兄弟，上前相助！」雲裡兩乃舞動那把刀，奮身照本定砍來。本慧見了，忙挺長槍，直撞上去。雲裡兩見了本意，便也問道：「來道何人？」本意答道：「你要問我姓名，聽著我說。」雲裡兩道：「說來，說來。」本慧乃說道：

我乃岐岐路少年，家中頗有幾文錢。
不宗經史學文字，情性生來好走拳。
打盡世間無敵手，名聞海內不須言。
刀槍使得風難透，棍棒開來浪不漩。
正在村鄉演手段，遇我明師把道傳。
也會唸經並禮懺，也會遊方去化緣。
巨電港上傳名姓，降了巫師拜我賢。
要往東行過此路，何物妖魔擋住關？
有禮送行須早辦，折乾也是你心虔。
若問我名並我姓，灑家本意姓辛田。

本慧說罷，把長槍也架著雲裡兩那把刀，道：「你這淫污惡物，須也有個姓名，早早報來！」雲裡兩道：「我也有名，說來你聽。」本慧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雲裡兩乃說道：

問我名須也有名，平生好樂不邪淫。
假做陽台夢裡會，巫山借喻雨和云。
曾把千金買一笑，莫須妖冶說傾城。
餘挑食處楚王憂，書簡傳來君瑞情。
只因結契三兄弟，靈通關上阻人行。
兩把鋼刀腰下係，守關擊鼓夜間鳴。
誰敢關前誇好漢，快輸珍寶與金銀。
莫教惱了兄和弟，手內鋼刀不奉承。
活捉道徒名本意，還拿師父捆麻繩。
休說兩裡雲名姓，說起當關第一人。

本慧聽了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個饞癆，只可恨當時何人把你譬喻。這兩字名姓，傷毀好人，損壞天理，今日好好備辦齋供，送我等過關，便饒你性命。」雲裡兩將刀直斲，本慧挺槍相迎，兩個戰了半响，雲裡兩漸漸刀法亂了。沙裡淘忙掣劍在手，舞上前來。這裡本智也舞起青鋒寶劍，上前對敵。沙裡淘見了本智，便問道：「野道莫要亂舞亂斲，我也聞知你名姓，你只把你武藝法術說來我聽。」本智道：「我的名姓如何你知？」沙裡淘道：「你師父附耳說與巫師知道，明明叫來找尋你的，因此知道。」本智笑道：「你要知我手段，我說你聽。」沙裡淘道：「你說我聽。」本智乃說道：

手段生來我最強，十八般藝出遊方。
煉就渾身生鐵柱，打成道體發金光。
只因騎鶴臨法會，蜃氣妖氛弄海洋；
為貪景致投它腹，混攪三軍鬧一場。
降卻蜃妖離海島，遠隨師父走村鄉。
若說法術無邊妙，應變隨機件件長。
入水不沉火不毀，刀槍劍戟怎能傷？
來到此關你說峻，我心觀作矮垣牆。
莫教使出神通手，快早低頭來受降！

本智說畢，把劍停著，道：「你這驕物，也通個名姓來。我却不知你的神通手段。」沙裡淘笑道：「說我名姓，真真嚇壞了你，卻又喜壞了你。」本智道：「既嚇壞，如何又喜壞？」沙裡淘道：「我說你聽。」卻低頭不說，思思想想。怎麼思想不說，下回自曉。